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

馬長壽 著





#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

馬長壽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

馬長壽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公厘1/32 印張3 1/2 插頁2 字数67,000

1957年5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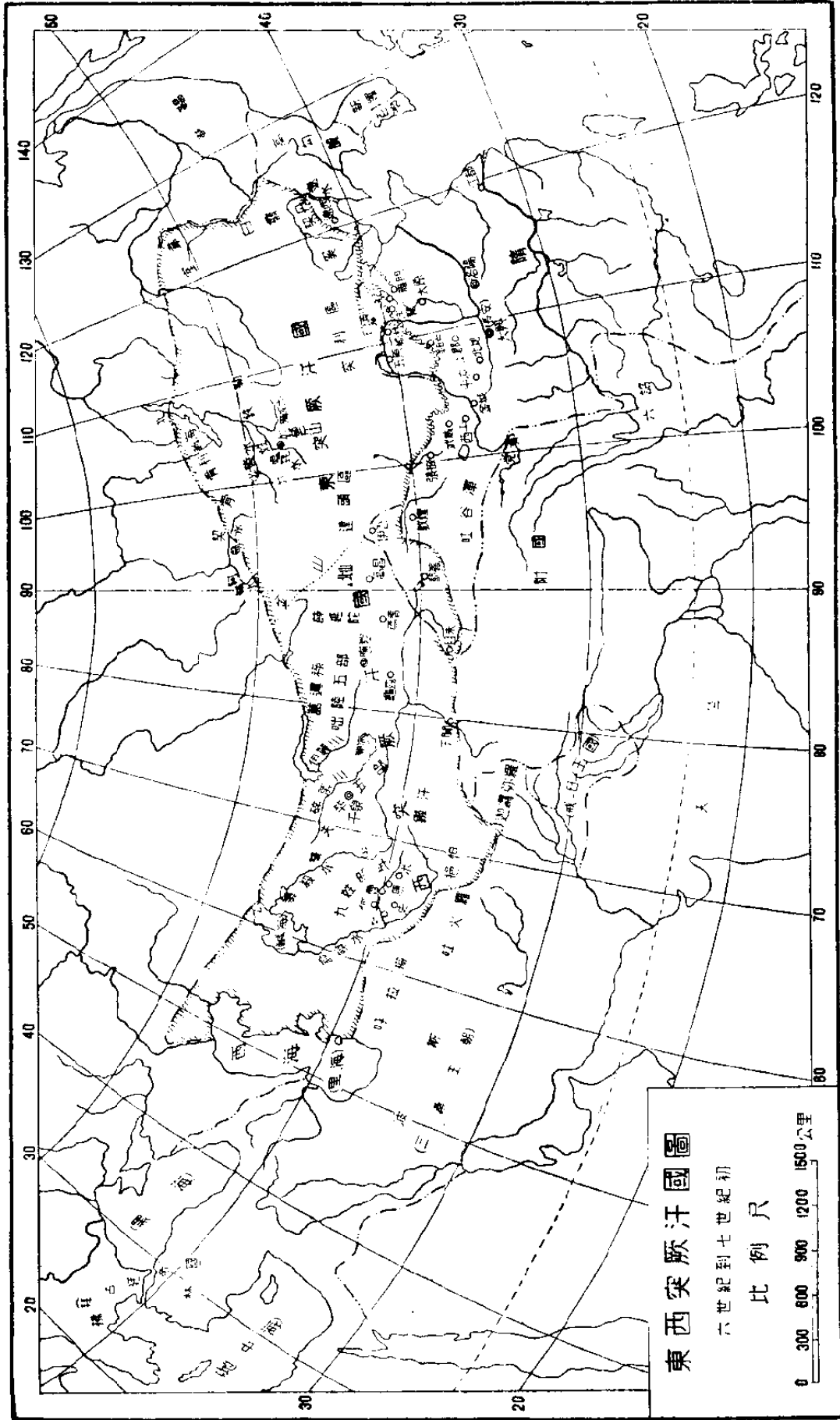
195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統一書号：11074·97

定 价：(9) 0.40元

封面設計：任 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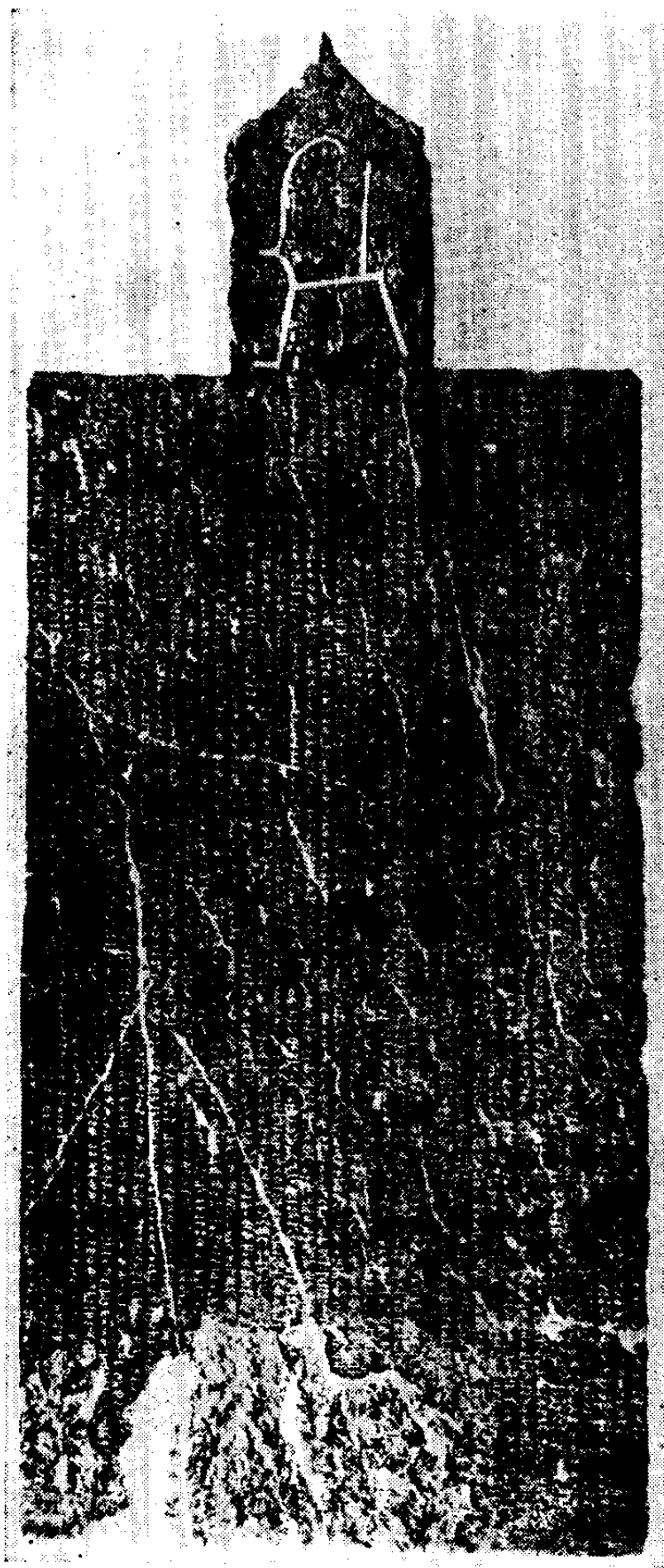
東西突厥汗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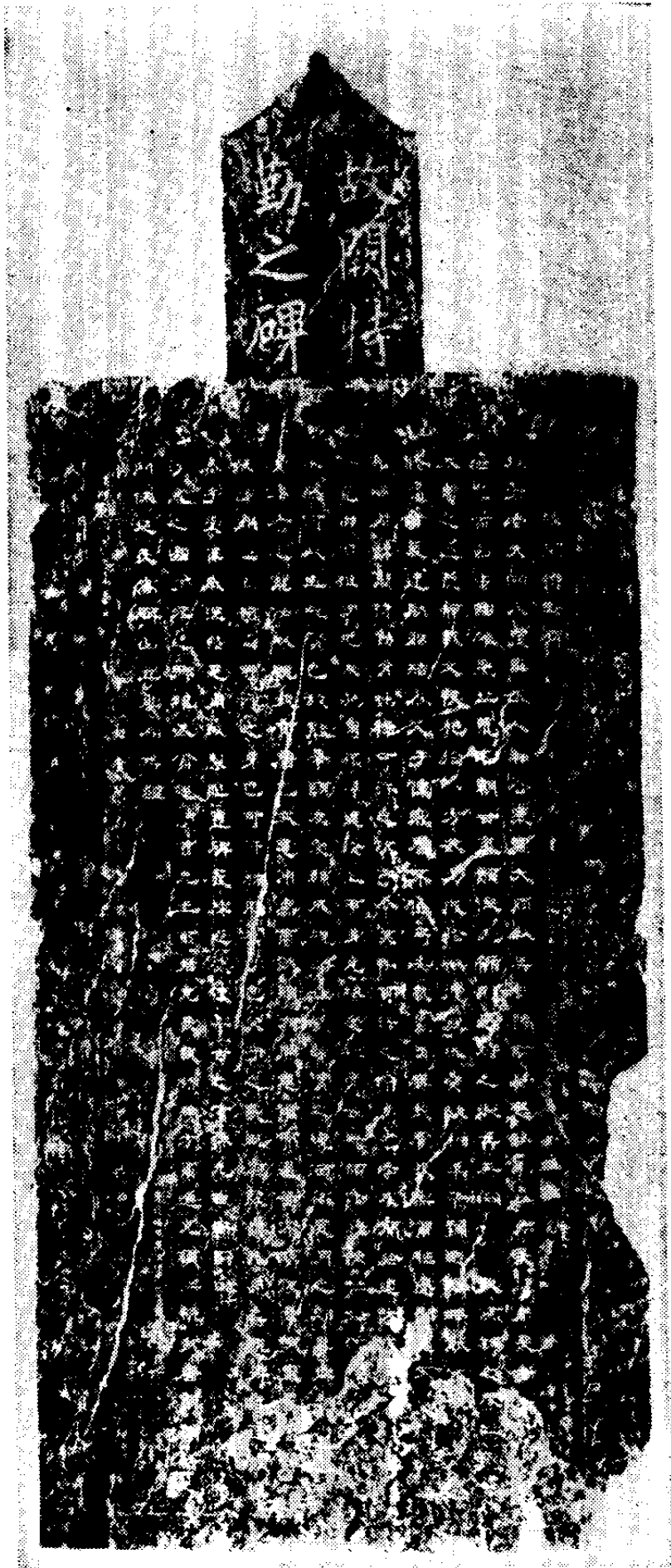
六世紀到七世紀初

比例尺

0 300 600 900 1200 1500公里

(一) 關特勤碑銘東面突厥文部分





(二) 關特勤碑銘西面漢文部分

## • 拓片說明 •

# 关于闕特勤碑的来历及其发見、研究經過

闕特勤碑，是公元732年(唐玄宗开元20年)突厥汗国苾伽可汗为紀念其亡弟闕特勤的功勛而建立的。建立的地点在于都斤山(烏德鞬山)苾伽可汗宮城东面鄂尔渾河右岸(今和碩·柴达木湖畔)。碑文分突厥文和汉文两个部分：正面(东面)及左右(南北)二側是突厥文，背面(西面)是汉文。关于此碑的建立和当时唐朝派人参加建立此碑的經過，新旧唐書都有著录。旧唐書卷194上記載：

“闕特勤死，[玄宗]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齎書入蕃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碑文。仍立祠庙，刻石为象，四壁画其战陣之狀。”

此与新唐書卷215下的記載略同，不过新唐書又补充說：

“[玄宗]詔高手工六人往，繪写精肖，其国以为未尝有。默棘連(即苾伽可汗)視之必悲梗。”

闕特勤的祠庙很早就傾毀了，四壁上“繪写精肖”的壁画亦随之烏有，但闕特勤的石象到十三世紀尙为詩人耶律鑄看到。耶律鑄是耶律楚材的次子，元太宗时为中書左丞相，著有双溪醉隱集，集內有取和林一什，自注云：

“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岁乙未，圣朝太宗皇帝城此，起万安宮。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宮城遺址。东北七十里有唐明皇开元壬申(732年)御制御書闕特勤碑。……刻石为象，其象迄今存焉。”

此注約系唐書以后汉文中仅有之著录。十三世紀时耶律鑄亲自看到闕特勤碑文，所以他的詩注与碑文的实际情况相合。注言“有唐明皇开元壬申御制御書闕特勤碑”，与汉文碑銘全合。碑額題“故闕特勤碑之碑”七字，为楷書。碑之正文皆为隶書，共十二行，每行三十六字。正文的前面，上款題“故闕特勤碑”五字，隶書；下有“御制御書”四字，楷書。下又題“大唐开元二十年岁次壬申七月辛丑朔七日丁未建”，与耶律鑄的詩注全合。

汉文碑銘中虽明說是“御制御書”，实际上恐怕不是唐玄宗自撰自写的。突厥文碑銘，是由闕特勤的外甥名“Yolij 特勤”一人亲自撰写的，这在东面和南面之間的棱角上有明确的記載。突厥文部分，东面四十行，北面和南面各十三行。除西北的棱角外，每棱角各有一行。此外，西面汉文部分的右面，还有二行。全碑共七十一行。

近代中外学者对闕特勤碑文的注意，应当归功于1889年俄国人N.雅德林采夫在鄂尔浑河畔对此碑的发现。雅德林采夫是伊尔库次克地理学会探险队的领导人。他获得此碑后，在第二年便将此碑文公布于世。1890—1891年不断有芬兰和俄国的学者到鄂尔浑河畔考察。俄国语言学家 W.拉德洛夫是其中的一个有名人物。1893年（清光绪19年），俄国驻北京的公使喀西尼，以拉德洛夫所摄的三种碑铭——闕特勤碑、苾伽可汗碑、九姓回纥毗伽可汗碑影片（吴士鉴诗注说此三碑是用洋布拓的，但一般记录皆说是影片）送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代为考释。当时以研究元史著名的沈曾植在译署做官，因作三碑跋以答复俄使。俄人译为外文，称为“总理衙门书”，因以行世。

自拉德洛夫所摄三种影片到北京后，侍郎李文田录其汉文部分收入其所著和林金石录中，江氏为列入灵鹫阁叢书（另收入李氏〔文田〕五种，石印本。后又由罗振玉收入辽居杂著中）。此为我国学术界得窥突厥三碑铭汉文部分全文之始。

1896年（光绪22年）满人塔拉志锐为烏里雅苏台將軍，墨拓闕特勤碑，以赠满人盛昱。盛昱约沈曾植、黄绍箕、柯劭忞等并为题跋，对于“闕特勤”之考释各具灼见，后由日照丁氏列入所辑穆林馆金石文字中，末附王懿荣的题跋。

1910年（宣统二年），满人三多（六桥）为庫倫都护使，拓闕特勤碑二百余份，广赠当时士大夫之喜爱金石者，于是我国学术界对此碑更加注意。三多的拓片盖有“可园”或“六桥”印章。现在北京图书馆及各大学学院图书馆所收藏者，大体皆系清末三多及志锐二氏所拓。

最初能通读闕特勤等碑铭中之突厥文者，为丹麦学者 V.湯姆生。1893年，湯氏第一次将其通读突厥文的经过公布于世（*Déchiffrement des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et de l'Iénisséi. Notice préliminaire, 1893, Copenhague*）。1894年，湯氏刊行鄂尔浑碑铭文字，世人始悉知突厥诸碑铭的内容。1922年，湯氏又改译一次，为丹麦文。此外，俄人 拉德洛夫和德人 H. H. 設以德先后译为德文，英人 E. D. 洛斯又译为英文。1935年我国 韓儒林先生根据設以德和洛斯的译文翻译为汉文，并加解释，题为突厥文闕特勤碑译注（刊于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六卷第六期）。1937年岑仲勉先生著跋突厥文闕特勤碑（列入輔仁学志第六卷第一、二合期）。二氏对于突厥文闕特勤碑铭之译释，贡献很大。碑铭史料可补我国 周书、隋书、旧唐书诸突厥传之不足。希望我国历史学界加以注意，继续研究。

1956年11月20日馬長寿記于西北大学



## 目 录

- 一 突厥人的起源和突厥鍛工部落的起义 ..... 1
- 二 突厥汗国的形成和分裂 ..... 16
- 三 东西突厥的分立和衰亡 ..... 34
- 四 薛延陀汗国的始末和突厥人的南迁 ..... 50
- 五 突厥汗国的复兴 ..... 65
- 六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制度 ..... 84

## 一 突厥人的起源和突厥 鍛工部落的起义

突厥人的活动，初記載于周書的宇文測傳。宇文測傳說在公元542年（西魏大統8年）前，突厥人每岁由西北侵掠西魏北边。此后十年（552年），他們在漠北建立了突厥汗国。不过，突厥人在六世紀以前就已經有很悠久的历史了。

“突厥”一詞的来源和意义，古今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种說法，周書突厥傳記載，突厥人居于金山（阿尔泰山）之阳，金山形似兜鍪（亦作兜牟），其俗称兜鍪为“突厥”，因以“突厥”为号。此說相沿甚久<sup>①</sup>。又一說則为近代汉学家所主張，以为“突厥”是从“Türk”的复数形“Türküt”翻譯来的。“Türküt”在突厥語有“强力”或“气力”之义，即言其人为强有力者。但突厥語“Türk”的复数形是“Türklar”<sup>②</sup>，此与汉語的音不合。因而伯希和（P. Pelliot）推測汉語“突厥”是由屬於蒙古語系的柔然人介紹到中国来的，它是蒙古語“Türk”的复数形

---

① 兜鍪音斗牟，旧言战士之盔。近代学者对此未加研究。据馮家昇先生談，突厥語称帽为“türkü”，此或六世紀突厥人因以为号之由来。

② 突厥語“Türk”的复数为“Turklar”，見于突厥文闕特勤碑和苾伽可汗碑的各家的标音。

“Türküt”的漢譯①。近代一般治突厥史者都采用此一說。

但是这里有一个問題，就是在漢、魏时期北族中有丁零，晉和南北朝时期北族中有敕勒或高車，丁零和敕勒的原音也是“Türk”，那末，丁零、敕勒、鉄勒同突厥是否为同一部落或部族呢？如果不是，它們的分別何在？这些問題是突厥語族历史上的重要問題，同时也是有關於突厥人起源的重要問題。

从中国历代文献的記錄看来，我們說隋代以前的丁零或敕勒和自隋之唐的鉄勒原来都是突厥語系諸族的共名，是非常明显的。史記匈奴傳和漢書蘇武傳都說丁零在匈奴以北和貝加爾湖附近，因此后世有“北丁零”之名。魏略西戎傳說丁零在康居北，即叶尼塞河上游，因此又有“西丁零”之名。最近苏联学者由南西伯利亞发掘的地下古物証明，古代从昂哥拉河流域到叶尼塞河上游地区都有丁零部落分布。从此，才把中国古代所謂“北丁零”和“西丁零”統一起来，知道漢、魏二代所說的丁零是南西伯利亞突厥語系諸部落的共名了。晉人和北朝人对蒙古草原的丁零族，称之为赤勒、敕勒、勅勒、勅勒，或者称之为高車，但于已經迁入中国本部的丁零人，仍称之为丁零。南朝人对于草原的敕勒，与北朝境內的丁零无別，都称之为丁零。从此可知無論草原的敕勒，或者是中原的丁零，它們仍然是統一的，而敕勒又是中国境內和境外突厥語系各族

---

① 伯希和著漢譯突厥名称的起源，原文載 1915 年“通报”，第 687—689 頁。馮承鈞譯为漢文，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証譯叢續編，第 55—60 頁。

的共名了。到了隋代，中国人对于西域和草原的情形更熟悉了，从而对于突厥語系諸族的知識也更为正确，所以隋書鉄勒傳对中国以北和西北的鉄勒部落和部落集团能够作出一种綜合的报道，并且把他們的名称和方位都指点出来，給后世研究突厥語族史者以极明确的指导作用。原文如下：

“鉄勒……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絕。

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韋紇、拔也固、复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紇、斯結、渾、斛薛諸姓，胜兵可二万。

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为契弊、薄落、职乙啞、苏婆、郿曷、烏护、紇骨、也啞、于尼护等，胜兵可二万。

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啞勒儿、十槃、达契等一万余兵。

康国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啞、曷截、撥忽、比千、具海、曷比、悉何、饗苏、拔也、末渴达等三万許兵。

得嶷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姓，八千余。

拂林东，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离、伏温昏等，近二万人。

北海南，則都波等。

虽姓氏各別，总謂为鉄勒。并无君長，分屬东西兩突厥。……其俗大抵与突厥同。”

隋唐时的西海指里海。自西海以东，依据山谷，多有鉄勒。在独洛河，即土刺河以北，有仆骨（仆固）、同罗、拔也固、韋紇（回紇）、渾、斯結（思結）……都屬“九姓鉄勒”。复罗，即副伏罗部，原屬高車十二姓，大部分迁于天山以北，此系淹留在色楞格河流域者。此外，还有斛即斛律氏，原屬高車六氏。以上指漠北的鉄勒。伊吾（哈密）以西，焉耆之北，与在白山（阿羯田山）一帶者，如契弊（契苾），即高車六氏中之解批氏，是在487年由

土刺河一帶西遷的。于606年，建契苾汗國<sup>①</sup>。烏護(烏紇)系原居于准噶爾盆地的“烏古斯”，在漢代名烏揭，隋唐二代稱為烏護或烏紇<sup>②</sup>。紇骨，即契骨，亦即古代的吉爾吉斯人。以上三族，皆為鐵勒。薛延陀居金山西南，系由薛和延陀二氏族或部落組成<sup>③</sup>。此二族原居漠北，故土刺河以北仍有薛姓部落。此族亦為鐵勒。

康國以北，阿得水(張星烺說即伏爾加河)流域有訶咥(Az)、曷薩(曷薩、可薩、即 Khazar)，撥忽(Bolghar)，比千(Pecheneg)等。得崑海(張說即里海)東西有蘇路葛、三索咽(Saksin)、蔑促(Moksha)等族。拂林(東羅馬)以東，有恩屈、阿蘭(Alani)、北褥九離(Bashkiris)等族。皆為鐵勒<sup>④</sup>。

北海(貝加爾湖)南，有都波(都播)等。亦為鐵勒。

綜上所述，知隋代突厥汗國之時，鐵勒的分布至為廣泛。東自貝加爾湖以南、土刺河流域及其以北，西逾阿爾泰山、准噶爾盆地及叶尼塞河上游、阿拉爾海，一直到里海和伏爾加河流域，都有鐵勒。

以上鐵勒各部，都屬於突厥語族，是很明顯的。

---

① 高車十二姓和高車六氏見魏書高車傳；九姓鐵勒見隋唐時各文獻，考訂詳拙著中國兄弟民族史稿。

② 關於烏護或烏紇即烏古斯，詳細考訂見王靜如著突厥文回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碑譯釋，甲引言內，載輔仁學志，1938年第7卷第一、二期合刊。

③ 見舊唐書卷199下，北狄，鐵勒傳。

④ 參看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1冊，第122—141頁。

突厥人原是丁零人或鉄勒人中之一种，或者更正确地說，他們是突厥諸語族中之一族。

突厥人最初的起源地，在准噶尔盆地以北，約在今叶尼塞河的上游。周書突厥傳对此記載有一段傳說：

“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师都，狼所生也。謗步等性并愚痴，国遂被灭。泥师都既別感异气，能征召风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鴻；其一国于阿輔水劍水之間，号为契骨；其一国于处折水；其一居于踐斯处折施山，即其大儿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种类，并多寒露，大儿为出火温养之，咸行全济，遂共奉大儿为主，号为突厥，即訥都六設也。”

索国在今何地，尚不知道。泥师都生四男，衍生为四个氏族部落：其一为契骨，分布于阿輔水（今 Abakan 河）与劍水（今 Kem 河，即謙河）之間；其又一部落，在处折水（今 Dzyagel 河）一帶。以上各水皆在元代的謙州西部。而突厥部落所在之踐斯处折施山（“踐斯”一作“跋斯”），今虽不能确指为何处，要亦在叶尼塞河的上游。所以突厥人的最初起源地应在匈奴之西北方面。

从突厥的起源地和其兄弟部落的关系看来，契骨既是一鉄勒部落，突厥就不可能不是鉄勒部落之一。而且突厥文闕特勤碑上說：“九姓烏古斯，吾之同族也。”“九姓烏古斯”便是“九姓鉄勒”，烏古斯也就是隋書鉄勒傳里的烏护，可見突厥与鉄勒同源，是沒有問題的。

突厥原是一个以狼为图腾的部落。这种以狼为图腾的事，

从女系氏族时代已经开始了。周書突厥傳对此傳說亦有明白的叙述：

“突厥者，盖匈奴之別种，姓阿史那氏。別为部落，后为鄰国所破，尽有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見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儿尚在，重遣使杀之。使者見狼在側，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繁育，漸至数百家。”

同傳所載另一傳說，謂突厥远祖“伊質泥师都，狼所生也”（見第5頁所引），与此說一儿“長与狼合……”虽不合，然其因与以狼为图腾之女相配，乃以狼为图腾，則不相抵触。又此說謂“十男長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前說謂“訥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虽亦有悬殊，然以女系氏族为社会基础，亦相互一致。总之，突厥人以狼为图腾之事在女系氏族时代就已经形成了。直到立国以后，突厥可汗于“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謂之附离（汉语为狼）”。因此，旧史学家說他們“盖本狼生，志不忘旧”<sup>①</sup>，是有来历的。

突厥社会之由女系变为男系之时，約在突厥人从事鍛鉄生产以后。

我們有兩個理由推論突厥人的鍛冶技术是由他們徙居到

---

① 周書卷50，突厥傳。隋書卷84，突厥傳也說：“故牙門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

高昌北山以后才开始的。第一，高昌的北山，北史說在高昌国的西北，当即今吐魯番盆地西北的博格多山(Bogdo-ola)。从此山西至龟兹以北的阿羯田山(白山)，自古以产铜、铁、磁砂、煤炭馳名。水經注河水篇引釋氏西域記云：“屈茨(龟兹)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之用。”由此可以看到突厥到北山后学习鍛冶的自然資源和技术条件。且伊吾以西，焉耆以北，傍白山之地有許多铁勒部人从事鍛冶为业，这些铁勒部人与突厥系同一語系，相互学习，自然更为容易。因此突厥迁此不久，便学会了鍛铁手工业的技术。第二，十二三世紀的蒙古人相傳其始祖有鍛铁为业之說，并言蒙古汗国成立后，可汗王庭有捶铁典礼。然洪鈞元史譯文証补卷一上云：“元秘史謂狼鹿生人，为蒙古鼻祖，亦显拾突厥唾余；捶铁典礼，元史无征。”由此知蒙古此說乃襲自突厥。且蒙古人述其祖先居地为“山中壤地寬平，水草茂美”，此与突厥傳所述的“平壤草茂”，頗为相同<sup>①</sup>。根据以上理由，我們推論突厥人之以鍛冶为业，并非始于迁到阿尔泰山之时，其在高昌北山之时就已經开始了。

然則突厥人何以由高昌北山迁于阿尔泰山之阳，各書突厥傳对此問題皆未有記述。只隋書突厥傳云：“突厥之先，平涼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按此說非是。据太平御覽卷302記載，匈奴人赫連勃勃于建立夏国的第三年——409年

① 参看洪鈞：元史譯文証补卷一上，太祖本紀譯証上。



(夏龙升三年)，“率騎二万入高岡，及于五井，掠平凉杂胡七千余戶以配后軍，进屯依力川”。此文出自北魏崔宏所撰的十六国春秋。此为叙述“平凉杂胡”之始。依据此叙述，知平凉杂胡，不仅与突厥阿史那氏无关，且与魏太武灭沮渠氏无关。428年(夏胜光元年)，勃勃子定称帝于平凉。430年(胜光三年，北魏神鼎三年)，魏太武派兵襲安定，进攻平凉。431年(胜光四年、神鼎四年)，夏国被吐谷浑所襲，赫連定被执国亡。此夏国之亡，虽与魏太武有关，但夏国为赫連氏所建，非沮渠氏所建。且据今湯球所輯之十六国春秋輯补卷66，并无丝毫涉及突厥阿史那氏之记录。由此可知，隋書突厥傳的作者，是把匈奴赫連氏的夏国錯認爲匈奴沮渠氏的北凉了。此爲我們不可不辨正者一。再以沮渠氏与魏太武的关系言之，魏太武之征服北凉在439年(北凉永和七年、北魏太延五年)，此时沮渠茂虔降魏，其弟无諱退居酒泉。441年(北魏太平眞君二年)，魏討酒泉，沮渠无諱謀渡流沙，引众西行。442年(太平眞君三年)，无諱与其弟安周，攻下鄯善，安周留住鄯善，无諱率众北上，攻下高昌、車师，遂留屯于高昌①。沮渠氏的西迁虽与魏太武之征服河西北凉有关，但与阿史那以五百家奔柔然，仍无直接关系。此爲我們不可不辨正者二。然則突厥人何时何故迁于阿尔泰山之阳呢？我們必須于柔然之征服高昌中探求之。按魏書高昌傳言高昌之“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貪汗山。此山北，鉄勒界也”。突厥部落当即居于此山。汉代的天山，是指今天天山

① 湯球：十六国春秋輯补，卷97。